



中庸講記 (60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比如孔子走到哪裡，人家都感覺得到其德行；道親中也有很多與人廣結善緣，不必多講什麼話，度人都能夠成功；有時要辦道，他說：「三個人而已，太少了，稍等一下，我出去度看看。」結果到市場繞一圈，一下子叫了十幾個人來求道，你想我們可能如此嗎？一個都叫不到！什麼原因？這是他與人所結的緣。後學就遇到過這種人。求完道，新求道親們大家還都很高興，覺得自己今天很有福氣，這確實是陌生度眾，這是什麼原

因？這些工夫要先學，底子打好，人有慈悲心，去到哪裡，才能將道傳萬國九州，這叫做名聲、聲名，不是出名的人，不是指某某大法師或大修行者，不是指這些，最主要每個人的基礎要打好。

讀懂經句

① 洋溢：言充滿而廣播也。

溢讀音為「份」，充滿而廣播，與天地一樣；「廣播」指很寬闊，不是指廣播局的廣播。

② 施：施去聲音「易」。遠播之意。

③蠻貊：蠻者南蠻也，貊者北狄也。

④隊：隊者墜也，下降也。

⑤血氣者：自人以至禽獸草木皆是，得陽之精者為氣，得陰之精者為血，即是凡有血氣者也。

⑥尊親：尊為天子，服其教，畏其威。親為父母，感其恩，戴其德。

「尊親」，不是指尊敬自己的父母。「莫不尊親」，對他的尊敬是如同尊敬皇帝、佛祖一樣，「服其教」而「畏其威」，對他所講的道理，大家都很信服，對他的威儀也相當地敬畏、尊敬。「親為父母」，如同對父母一樣親，父母的恩情如海那麼深、像山那麼高，所以要「感其恩」、「戴其德」，如同感戴父母的恩德一樣。「莫不尊親」的意思是講人對他是這樣子。

⑦配天：至聖之德，與天同大。

第三節 上節言敬、信、悅，不過是驗其當可之意。此節始自民之敬、信、悅而極力形容。自舟車，人力，天覆地載，日月，霜露，極乎天下之地，盡乎天下之人，概乎天下之物，而一臨如天如淵之德，有情萬類，莫不感化。此至聖之德，由積內而發外

而及人，由及人而感物，自源溯流，脉絡分明，自體達用，往而不息，所謂小德川流，亦是天道也。

「上節言敬、信、悅，不過是驗其當可之意」，前面一節的道理在講敬、信、悅，這是一種驗證法，就是若有做到這樣，自然就會顯露出來，這在講對待的道理。

「此節始自民之敬、信、悅而極力形容」，此節始自「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」，對這三樣極力形容，形容到萬國九州，每一個人莫不尊親，大家都當成他是皇帝、聖人一樣，像父母一樣，這是「極力形容」。

「自舟車，人力，天覆地載，日月，霜露」，自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船行得通，車開得過，還是人力走得到的深山林內；我們現在傳道就是這樣。無論地球的每個角落，天覆蓋得到的，地球載得起的東西，日看得到，月看得到，霜露所降，這個範圍相當的廣。

「極乎天下之地」，這是到了極點；「盡乎天下之人」，所有的人走得到之處；「概乎天下之物」，概是概括，包括天下所有的物。

「而一臨如天如淵之德」，他所到之處，如天如淵之德。

「有情萬類，莫不感化」，所有萬物，都會受到他的感化。

「此至聖之德，由積內而發外而及人」，這實在是不簡單的，積於內而發於外，我們看老前人，一個人帶袁前人等幾位前輩者到台灣，算起來也沒幾位，到現在基礎忠恕道場有五千多間中堂，還沒講到萬國九州，一個人能做到這樣！

孔子一輩子也只有三千弟子、七十二位賢人、十哲，他是至聖先師。老前人有五千間中堂，道親不只三千人，我們現在以此作對比，這都是他的德行積於內發於外，否則這些前輩者怎會信服他呢？

一個人若以人來講也是一個人，而袁前人對我們基礎忠恕的修道人來講是前人，我們認為他是世界上的元老，然而他常講自己是凡夫俗子，以小指比喻自己，這就是前面提到的「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」，袁前人確實有做到這點。後學向他講：「前人你不要這樣講，你這樣要怎麼帶動道務？」老是以小指比喻自己，他確實有修養到家。

老前人也一樣，老前人是前任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理事長，兩任後卸任，由施慶星前人接任，但施前人也很謙虛，他不敢坐中間，他向老前人講：「這是您坐的位子，我只能坐在您身邊，坐第二位。」你想！這就是聖之時者也，是時聖者也，什麼時候我坐什麼位，其謙虛真的是沒話講，這就是「由積內而發外而及人」，令人尊敬之處。

「由及人而感物」，不但人會感動，所有萬物也會感動。

「自源溯流，脈絡分明」，自源頭而來，脈絡分明。

「自體達用」，發自於內心，本體發出來的東西，用才會無窮無盡，用之才會不盡。

「往而不息」，修道也是要一樣生生不息，始終如一。

「所謂小德川流，亦是天道也」，小德川流也是天道。

讀此章之後，可看出老前人的精神、風範、品德，確實有照這樣在做，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方向。

《中庸》第三十二章：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，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《中庸》第三十二章（一）：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

讀懂經句

①經綸：皆治絲之事，經者理其緒而分之，綸者比其類而合之。故經之以辨其分，使各有等殺分別。綸之以聯其情，使彼此交相符合也。

古聖人相當了不起，能將倫常之道設計到這樣是相當不簡單！五倫：君臣有義、父子有親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這是誰設計的大家知道嗎？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提到：「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」司徒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長，專門在教禮節、禮教。

《論語·泰伯》亦云：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」舜的時代有五位大臣，因此天下得治，這是其中一人。

「皆治絲之事」，這人看到蠶絲很細而得到啟發（台語稱蠶為「娘仔」，蠶絲即稱為「娘仔絲」）。古早我們小時候都會拿個斗笠，將蠶放在上面，牠就邊繞邊吐絲，使這頂斗笠等於絲綢做的一樣。要做絲綢的布是很不簡單。

「經者理其緒而分之」，要一條一條的，緒的意思就是「絲仔頭」，經就是絲條，那是非常地細；年輕輩可能沒見過，我們老一輩以前都會養蠶，學校老師叫我們養蠶，數蠶不是說幾「隻」而是幾「仙」。我們都要去採桑葉（娘仔葉）來餵蠶，以前沒有電視，一天到晚都與這些生物為伍。這就是絲，契看到絲是這樣子，想到人也要這樣分；理就是條理，要有條理，將絲頭拉出來，只有一條絲是無法織布。

「綸者比其類而合之」，綸就是將十條絲合為一條即為綸，綸還是很細；蠶有否吃飽，所吐出來的絲就不

一樣，會有不一樣的顏色；要做布，若有一處顏色不均，就像被東西弄髒或被髒汙淋到了，這樣的綢布有誰要買呢？所以要讓顏色一致，就要先做一個整理。他們在研究人倫的道理，也一樣是這樣區分，「比其類」的意思，與上回後學在中和堂上《孟子》時講過「生之謂性」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，是相通的道理。

動物與人不一樣，性一定不一樣；本性是一樣，但落入後天，氣稟一定有變化，會不一樣，要分類；像動物園一樣，同類的動物要關在一起，不能混在一起。就是這樣分，十條合為一條，要成為一塊布很不簡單。

「故經之以辨其分」，經就是將同類歸在一起，以辨別其分。

「使各有等殺分別」，「等殺」即等差，等差的意思在講什麼？爸爸的同輩不是伯父就是叔父，這是一個分類，生下來的孩子就是堂兄弟，要分這人倫是很不簡單的事情。

「綸之以聯其情，使彼此交相符合也」，所謂「綸」，就是要合在一起，直屬的血統都可以合在一起。橫的要聯其情，伯父、叔叔都還要聯絡，與爸爸同一代，還算很親，這就是聯

其情。所以社會就是這樣形成的，才稱為「人倫」。

在四、五千年以前，契在禮教時，用其頭腦去觀察、思考，就是根據治絲一樣的道理來分；若沒有分，社會能像今天這樣嗎？不可能，就會像動物園裡所有的動物一樣了。

所以在《禮記·曲禮上》中云：「鸚鵡能言，不離飛鳥；猩猩能言，不離禽獸。今人而無禮，雖能言，不亦禽獸之心乎？……」你向鸚鵡講謝謝，牠也會講謝謝，牠不輸我們。猩猩也會講牠們的話，只是我們聽不懂而已，你若教牠們，也許牠們也會講我們的話，只是沒教而已。

但是「不離禽獸」，即使會說話，畢竟牠們還是禽獸。今天我們人若沒有禮、沒有倫理，人也會講話，與鸚鵡、猩猩不是一樣嗎？人若無禮，與禽獸差多遠？一樣。所以契能調節這些，以絲的理論來做思考，要怎樣將之合好，若合錯了，今天的秩序就都亂掉了。合對了，就知道如何行人倫之道。我們現在要研究道理，也要知道這個原由。

（續下期）